

香港一處以軍艦— 「添馬艦」為取名的地方

著者／陳文樹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現職於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工程司

壹、前言--位於香港金鐘「添馬艦」地方的名稱由來

不少國家常有以地名來命名海軍艦艇之情形，如我國軍艦之命名乃是以「憲法領土區域地理名詞」及「民族英雄」為命名之原則，台灣本土若干地名亦曾有被軍艦取以命名之例證，例如屬於基隆級的「左營艦」；反之，亦有以軍艦名稱而命名島礁者，如1946年11月我中華民國海軍特遣艦隊，前往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執行島礁接收任務時，即曾以「太平」、「永興」…等艦艇之名重新命稱羅布於南海上的多座島礁。而香港當今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及立法會的綜合大樓，則是位於金鐘地區一處名為「添馬艦」的所在地，聽起來像是一艘軍艦之名，是真的和軍艦有關嗎？

不錯，這正是以原來英國政權殖民時期，一艘被擊底並炸沈於當地的運兵船--「添馬艦」

(HMS Tamar¹)所取以為名的地方，昔日英軍於1979~1997年間駐防香港的三軍司令部設址所在之「威爾斯親王大廈」²，便是位於此一稱為「添馬艦」的地方。1997年7月1日起，「威爾斯親王大廈」則改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之總部所進駐，而原本亦是位於中環至金鐘一帶、添馬艦地方的海軍基地(金鐘與中環近在咫尺，地鐵僅隔一站，中環是著名商業區，舊政府大樓亦位於中環)，則因香港本島北部岸帶的重劃另用，已提前於1990年時由原來的「添馬艦」舊址區，遷往九龍靠近青衣島的「昂船洲」地方去。

在英國、中共進行香港主權交接之前七年，便已預先遷移的海軍基地，留下的岸帶區、即添馬艦地方以及經填平船塢後得到的新陸地，形成了大片空地(以城市建設論，香港是舉世著名大城中以填海工程獲取陸地面積中，新生地與原陸地之比值最大者)。部分土地改作商

業用途，例如面向維多利亞港、樓高33層，係由某兩個香港集團聯合建造，且是於香港主權交接當年、即1997年建竣啟用的「中信大廈」便是坐落於此。2007年7月，香港特區政府通過擇定於添馬艦地方，興建新政府總部暨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招標案，斯座新政府大樓鄰近前述的中信大廈，建築高度亦告相當，係以「大門常開」作為設計之理念，大樓業已於2011年5月完成建造，政府各部門則自同年8月至12月分期遷入。

其他的空地，則於推行市地重新劃建階段，被闢建為直升機起降場或公園、廣場，頗有令人氣象一新的感覺。至於添馬艦地名的由來，實則具有一段由前清皇朝、不列顛王國與日本帝國，交相寫成的近代戰史典故和歷史經過，夾含有曾經淪為魚肉、屈辱悲愴的辛酸和重新闢地整建之喜悅，以及在香港擺脫不列顛掌握、歸返華人政權之後，必須面對的調適。

貳、香港的割讓、強迫租界和英國在當地派駐「添馬艦」鎮守海域的經過

在我國前清時代，由道光皇帝主政的1840年，中英兩國因為通商貿易上的長期磨擦，與我方兩廣總督林則徐在廣州虎門沒收並焚毀英國對華傾銷鴉片引生的衝突，釀生了「鴉片戰爭」。英方海軍憑藉船堅砲利之優勢，擊敗清廷的岸邊部隊，於當年8月中旬逼臨天津大沽口外，原本力主抗英的道光皇帝因而意志動搖，遂於8月20日指派大臣琦善赴廣州，與出身英國海軍的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爵士(Sir Charles Elliot)談判並簽訂《穿鼻草約》(另稱川鼻草約)，約定將香港島嶼割讓予英國。孰料，道光皇帝以琦善擅權割讓香港，下令解京問罪，而英國政府則認為該草約為英



1941年12月，在駐港總督楊慕琦宣布投降後，日軍司令酒井隆旋即率軍進據香港(載自香港文化局網站)



1940年代初期的香港半島酒店，在日軍攻佔香港初期曾於此設立司令部。
(載自香港文化局網站)

國爭取到的利益遠低於預期，爰將查理·義律革職並重啟戰火，且先發制人的於翌(1841)年1月26日遣軍登陸今香港上環坑口街一帶，宣布佔領香港島。

戰事再度於1841年2月在廣州掀起，於長達一年半的期間，清軍失利程度卻遠甚於第一階段，大陸東南沿海紛告不敵，不過英軍亦因有所損傷且整補不及而需間歇停戰。隔(1842)年1月，英軍轉犯台灣，卻在台灣北部的基隆三沙灣(今為「海門天險」風景區)和中部的梧棲、大安等海邊，遭到由台灣道姚瑩及台灣鎮總兵達洪阿所率領的清軍擊退；犯台不順的英軍又轉往大陸海岸侵擾，此後倒是連戰皆捷，於夏初攻陷吳淞口後軍艦已得沿循長江內溯，7月取鎮江、奪揚州，佔據位於長江和京杭大運河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並直逼南京，迫使道光皇帝作出必須汗顏忍痛求和的決定，立刻傳旨指派耆英和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前往南

京與英軍交涉議和。8月4日，蓄意擺出惡狠姿態的英國軍艦駛抵南京下關江邊，英方全權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仗勢威脅必須日議定，否則將再砲轟南京城，清方懾於威勢，只得於8月29日在停駐江邊的英軍旗艦--康華麗號(HMS Cornwallis)，在停駐簽訂大清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³、即《南京條約》。割讓香港予英國是條約中的一部分，此後香港便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了，其他之約定事項尚有開放上海等五大通商口岸、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以及內河航行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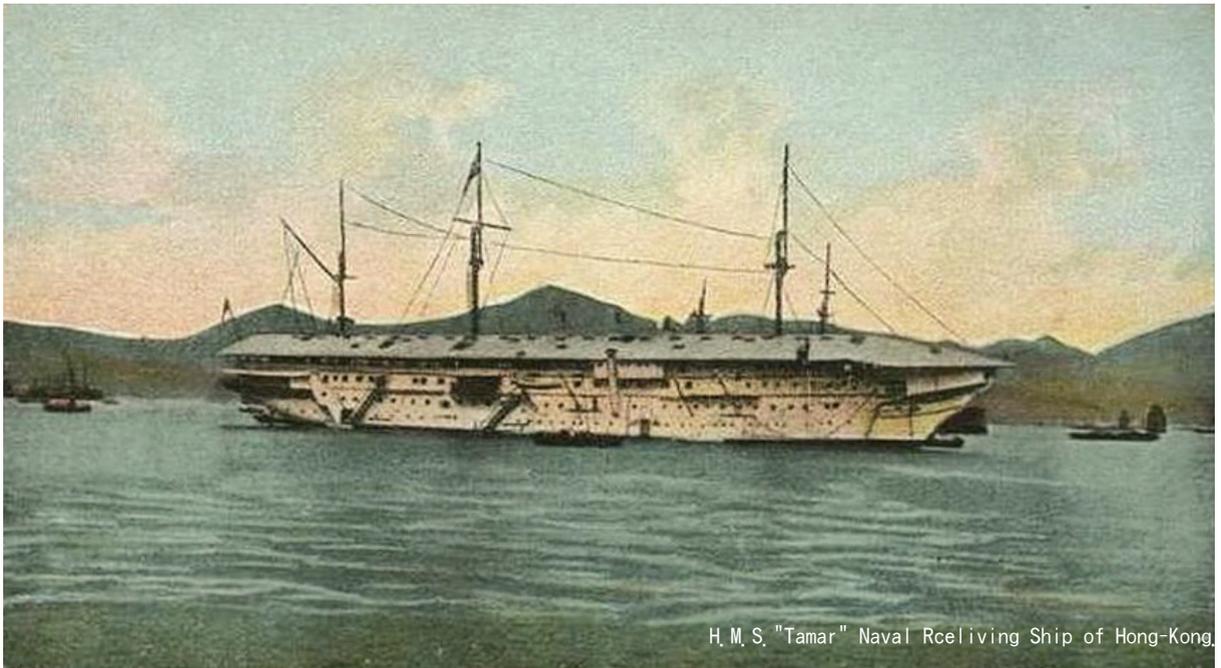
初獲香港的不列顛王朝內部，對於此座貧瘠多山、只在海邊散佈著漁家村落的香港島嶼有極端差異之評語，不少人認為香港僅是猶如「雞肋」一般的戰利品，惟在大英帝國的戮力建設下，使得這座原本孤處於珠江口外，卻具有優越地理位置和深水航道且不易淤積的海島，逐漸的改頭換面，成為亮麗耀眼的東方

珍珠，僅約十餘年的光景，香港即與控制著麻六甲海峽的新加坡，同為大英帝國在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兩處島嶼型殖民地。英國政權確實也在香港奠植下各種體系制度和公共建設，特別是建成於香港島與九龍半島之間的「維多利亞港」（以當時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之名而命稱），更是東南亞地區少有、渾然天成的深水寬域良港，既得利於商船的靠泊通商，並得以此為據點，開拓以中國大陸為主的海外貿易；英方同時亦在香港興建海軍基地，調派部隊駐守，防止其他亟欲延伸勢力的歐洲強權國家，妨害到英國的利益。英方另亦深覺僅憑一座海島實在難有廣面的發展，遂思量擴大殖民版圖，香港本島對岸的九龍半島自然是其覬覦盤算的下一個目標。

爆發於1856～1858年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再次慘敗於攻入北京的英法聯軍，受逼而於1860年和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條約中有項條款，乃將九龍半島南端割讓予英國，割讓出的地域邊界線初期只用低矮的鐵絲網以劃分界限，之後附近竟然逐漸形成街道，而被取名「界限街」（Boundary Street）。新獲取的九龍半島南端新領地，宛若是香港往北發展的廣袤腹地，並且能更加確保維多利亞港的安全穩固。19世紀末，扛著「扶清滅洋」、實則四處作亂的拳匪「義和團」，在各地滋生危害外籍人士的燒殺劫掠事端，各國則紛紛託詞保護其子民、產權而乘機進據我國沿海城鎮，如德國出兵佔領膠州灣和山東的青島，法國派艦占駐廣州灣，俄羅斯更伺機進犯遼東半島的大



昔之添馬艦舊錨，於日軍敗降撤離後，被撈起且重新髹漆，今則放置於筲箕灣邊「海事博物館」前之廣場（載自香港旅遊發展局網站）



H. M. S. "Tamar" Naval Receiving Ship of Hong-Kong

曾出現於郵卡上的添馬艦運兵船(載自香港文化局網站)

連、旅順…，義和團的愚昧亂行還導致了1900年的八國聯軍，此段經過誠屬吾國國譽蒙塵之史頁。

逐利不落於他國之後的英國，除了在19世紀末期公然侵奪山東的威海衛以外，並在1898年6月逼使滿清政府與其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迫租借以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方以及周遭將近兩百餘座離島，且自7月1日起便即倉促生效，為期長達99年。此一以武力為要脅的強行租借地域即是後稱的「新界」(英人稱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上述的作為乃屬「租借」而非「割讓」，故而滿清政府仍擁有九龍寨城的管治權，可以繼續在該處派駐官員，只不過在往後的歲月中，不論是清廷或各個統治神州大陸

的政權，幾乎皆無法在稱為「新界」的租借地內行使任何公權力，直至99年過後的1997年英國終將該片租借地，連同原本割讓出去的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南端等領土返還予華，百餘年來成為帝國殖民地的神聖山河終能歸返故國懷抱。

自14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新大陸，開啟了「大航海」的新時代起，歐洲諸海權列強國家紛紛在全球展開「大侵略」和「大殖民」的佔領掠取行為，日後在19和20世紀興起於美洲和東亞的強權國家亦皆踵繼步武其後，甚且愈加狂妄，奢望染指之領域幅員更是競相超越。有一無可諱言的事實，乃是與諸多殖民列強國家相比，不列顛王國畢竟是較為文明和善，在殖民地留有良好建設和完備體制的國度，遠非旨

在掠奪、苛暴斂取的其他國家所可比擬，尤以在1940年代荼害全球的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等軸心國家為然。這也是為何原屬英國殖民地、後來已經獨立建國的國家，仍舊會與英國維持友好關係，樂於組成「大英國協」的主要因素。也無怪乎在1997年7月1日屆臨前，會有忒多的香港居民渴欲移民英倫或取得英國國籍的原因，管理香港的新政權欲期藉由施行「國民教育」以圖扭轉人心，容非適切之作法，允宜施行符於民眾期待的作為乃是正道，此係題外之話，故不再過於著墨。

英國先後取得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和新界的百餘年間，固然在香港派駐有兵力，惟因為一則大英帝國在遠東係以印度為首要的重心，並視新加坡為前線防衛重點，因此對孤懸於珠江口的香港並未佈署雄厚的兵力，再則於歷次交戰中均對清廷獲捷，深信以其不列顛王國號稱是「日不落國」的強盛氣燄，料無其列強敢攬其鋒纓，爰採「輕兵重勢」的策略從事駐防。以英方海軍的駐軍為例，僅係於維多利亞港邊的軍用碼頭，派駐屬輕型裝甲火力、船速亦屬緩慢的戰艦，以防守鄰近海域。像是在1930年代後期奉派駐守香港的數艘艦艇，係威力已告不足的泰勒號、斯雅那號、泰維仁號和十餘艘的炮艇、魚雷艇，停駐於港區的軍艦當中噸位最大的，倒是用以運載兵員的「添馬艦」運兵船。

這艘於1863年下水的三桅運兵船--添馬艦，排水量3,650噸，初時曾在非洲海域服役，19

世紀後期加裝可自行產生動力的鍋爐，並改為在中國大陸海岸的英國租界地和勢力區運送兵員。1897年，添馬艦第三次抵臨香港，嗣後即常駐於維多利亞港的皇家船塢，成為閩揚王國聲威的駐防香港海軍的主力艦，長達44年之久。原本用途在於運送兵員的添馬艦，並未配置強大火力，自其船齡已逾70年的1930年代中期起，則是邁入「老驥伏櫪」的階段，已難再支撐大局，以致在1941年12月日本進犯香港之接戰期間，被英軍自沈於海底，倒也算是為不列顛王國和其海軍壯烈成仁了！此段戰役，將於下一章節另行描述。

因為鴉片戰爭而割讓香港予英國，以及後續數十年間列強的不斷入侵，是吾國難以抹除的恥辱，但是平心而論香港倒也如同是可為長期閉塞的神州大陸，引進現代西方文明的大門，亦是中西文化強烈激盪融合的鋒端。前清晚期，獻身革命的建國志士頻以香港作為流亡海外的避難所；而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好長一陣子的國共對抗時期，香港則是頗多堅守民主陣營的愛國志士，從淪陷區輾轉赴台的中繼站，例如我國的馬總統，便是在當時舉家遷徙赴台、暫停香港期間，出生於香港。身為殖民地的香港，反而得使效忠中華民國的志士，在英國政權和國際社會的庇護下獲得保全，而香港從割讓到歸返的百餘年間，各個演變階段皆備受舉世的重視，且其在近代各階段的變遷對於海峽兩岸政權和不列顛王國乃至全球，亦皆有重大的影響。

參、日本帝國贖武用兵香港前期， 添馬艦壯烈，犧牲自沈，44個月後 日軍則告敗降而撤離香港

1937年7月7日，陰狠凶狂的日本軍閥杜撰追捕逃兵事由，而於北平引爆出「蘆溝橋事件」，我國則全面展開對日抗戰，整軍多年的日軍在僅約一年的時間內即佔領了華北、華東的大片沿海地區，我國堅忍轉進至西南內陸持續抗戰，並經由廣東和華南沿岸輸入各種補給物資。隔年(1938)年10月1日，日軍從廣東南部的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龍崗、惠陽和惠東等鄰近地區，連廣州亦於10月下旬陷落，我國的東南沿海補給線受被阻斷，遂暫先改而倚仗來自滇緬的陸運，後來又再和美國合作，改採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空運方式從事補給，抗戰意志未曾稍有懈怠消沈，倒是早即意圖侵吞整個東南亞、東南亞乃至南亞的日軍，漸有將矛頭轉向香港的跡象。英國係自1930年代晚期起開始警覺到氣氛倏變，而加強在港、九構築工事，防止日軍從廣東一帶朝南轉進而對香港不利。

只是，侷於姑息風潮、本位主義的作祟，英國既仍無意對我伸援，亦不乏有「樂觀近乎蠢」之政客群，天真的認為日本不致向歐美大國挑釁，不如將龐大的軍力集中於歐洲戰場去對抗納粹德國。為求昇平苟安，平素本就對於我國戰事袖手旁觀的英國，非但不敢出言譴責日本帝國的狼子野心行徑，還刻意在1937年至1941年期間維持香港及英國的中立地位，斯段

時間因戰況失利離散而不得入境香港的國軍，俱未能受到其政府部門的尊重善待，還必須於繳械後被集中看管，即使民間團體自發性的協助祖國部隊，港府亦在深恐得罪日本之情形下一再的掣肘打壓，了無泱泱大國的氣度，力行國際正義的主張僅是掛於嘴上或是全然拋諸腦後，亦甬談「唇亡齒寒」的危機意識。

香港政府縱然在1938年7月，便已制頒攸關防衛作戰的緊急條例，卻因習於安逸、長期鬆懈輕忽而未能真正的嚴實執行。迄1941年11月，英國派駐於香港的部隊中，海軍以外的陸上部隊計有印度籍英兵約11,000人，類似後備軍人組織的香港義勇軍約1,400人，以及來自加拿大為數1,975人的援軍，然而皆未曾受過精良紮實的訓練，更了無捐軀成仁的決心壯志，實在難竟事功。

然而直至1941年、夏威夷時間12月7日清早爆發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後，香港政府方覺事態嚴重而急於認真備戰，在此之前僅約28~30小時之際、即香港時間12月6日夜晚，甫上任兩個半月的新任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還在半島酒店出席一場慈善舞會，渾然不知大禍之將臨，俟香港時間12月8日凌晨傳來珍珠港事件後，方才下令緊急動員從事備戰⁴。然則為時已晚，兼以整個港九、新界地區尚缺乏進行長期防守所需的縱深，以致甚難對抗日軍；更要命的是，奉命自新加坡趕赴南海海域馳援的「威爾斯親王號」，在毫末開創戰果之巡航途中竟遭日本戰機炸沈⁵，而使駐軍和民眾驚嘆

香港恐將失去主權。後來，香港果真在為期僅18日的時間便告失守，誠屬自誤又誤世。惟其部隊終究曾與日軍激烈交戰，且在緊要關頭將鎮守維多利亞港區的添馬艦炸毀沈海，總算為日不落國保住些許顏面。

完成偷襲珍珠港任務並在南海炸沈威爾斯親王號的日軍，士氣極度高張，面對彈丸之地的香港守軍和背後的英國政府，已無需再倚恃偷襲技倆，而是猙獰赤裸的面對，並計畫自出兵起二至三週內即佔領香港⁶。雖然香港政府急如「打鴨子上架」般的加緊備戰，然而可用戰力依仍是十分有限。1941年香港時間12月8日上午8時許，由日本陸軍中將酒井隆所指揮，原係留駐於華南的日軍步兵和炮兵部隊，從廣東寶安縣境分成3組進攻香港九龍，飛航部隊亦同時出動，且率先將英國駐防於深水軍營的5架空軍飛機與停放於啟德機場的8架民航機全皆炸毀，取得了香港的制空權。戍守海域的香港軍艦，除了船體龐大、被視若鎮港主艦的老舊運兵船——添馬艦以外，若干在接戰上尚措手不及的軍艦，居然聞風而以保全戰力為由，在總督無法命令強制其堅守死戰的情況下倉皇撤離，駛往新加坡「避難」；由調自英國本土之部隊和來自多個殖民區部隊所合組的陸軍「大陸兵團」，在九龍北面山地、一條稱為「醉酒灣防線」的陣地抵禦頑敵，可嘆防線竟在一日之內即被突破，終告棄守。

日軍於第二日、即12月9日攻佔領青衣島並直撲荔枝角；未久，維護治安的警務處率先撤

出九龍，亂民四處搶奪。數日後，駐港英軍遂在上報軍情予總督之後，作出撤離九龍半島的痛苦決定。12日傍晚，九龍半島淪陷，但是總督楊慕琦仍留於香港本島，聲言持續抵抗，並指示守軍在撤離九龍前炸沈停駐於維多利亞港邊皇家船塢區、象徵不列顛王國聲威的添馬艦，以及港內的各種船隻，防止為被日軍劫用以渡海，場面極為淒涼悲壯。翌(13)日清早，原係自印度趕來救援並在已經失守的九龍半島海岸邊，留至最後一刻的拉吉普營官兵，則搭上海尚可勉強航行的船隻撤離至香港本島。

九龍半島棄守後，指揮作戰的總司令莫德庇少將(Major Gen. C. M. Maltby)將防衛香港本島之軍隊分為東、西兩旅，他並坐鎮設於「黃泥涌」的總部號召抗敵。西旅旅長由加拿大援軍指揮官羅遜准將兼任，防守三環(中環、上環和西環)和從卑路乍海灣至瀑布灣的海岸；東旅授由自九龍撤退的華理士准將指揮，主要防守銅鑼灣和深水灣以東的海岸線，以及從淺水灣到赤柱(英文名Stanley)一帶的海岸。莫德庇少將又下令皇家海軍、加拿大援軍來福槍隊、米德薩斯營、旁遮普營及義勇軍物資分配組，共同駐守淺水灣海岸及紫羅蘭山山徑，孰料皇家海軍麾下的斯雅那號戰艦倏遭擊沈而沒入東博察海峽一帶，陸上部隊亦紛告敗陣，旁遮普營營長基德中校殉職，義勇軍物資分配組更慘遭屠殺。英國首相邱吉爾則仍致電香港，勗勉防軍堅守到底，電文提到倘能多抵抗敵軍一日，對於全英之作戰仍是有所貢獻，語中似乎透露香港淪陷恐在預料之中。此時，日軍戰



畫家筆下的香港黃泥涌抗日激戰圖(載自香港文化局網站)。

機頻頻飛臨香港上空轟炸，城內的電力、煤氣逐漸中斷，環境衛生日差，屢屢傳出民眾病故的哀訊。

西、東兩旅的部隊雖是勇敢抗日，然則節節敗退而遭到嚴密包圍，12月19日西旅部隊遭到日軍突襲，羅遜准將及僚屬在突圍戰中全體陣亡，香港軍民聞此惡耗，莫不憤恨哀淒；日軍又於12月21日圍攻淺水灣及赤柱地區，相繼攻破金馬倫峽及馬己仙峽等防線，東旅防線退守至赤柱村以南。至12月25日的聖誕節，香港總督楊慕琦在上午仍舊宣示奮戰到底，惟在下午3時，莫德庇少將卻向總督報告，表示大勢已去，並強調無法再作「有效抵抗」(effective resistance)，旋奉總督指示前往電力已告中斷、並被日軍設為「臨時司令部」的半島酒店

與日方談判。

兩個小時後、即下午5時，楊慕琦和返回聚商的莫德庇等人痛下決定之後，以「最後一刻」總督身分宣布降日，倏於下午7時簽署降書⁷，轉由日軍指揮官——酒井隆暫代總督職務。此刻，街頭依然響起《快樂聖日》的樂曲，官民咸皆流淚涕泣，慘度畢生永難忘懷、猶如夢魘壓魂的「黑色聖日」。日本政權下的新「駐港總督」一職，延至1942年2月20日，始由具陸軍大將軍銜的磯谷廉介正式上任；1944年12月24日，磯谷廉介再調任「台灣總督府」行政司長，香港佔領地總督一職改由軍職為陸軍中將的田中久一接任⁸。而在被日本統治迄1945年8月為止，共計3年8個月內的漫長歲月，則是香港人深深引以為恥的滄桑風霜和

黑暗年代。在廣東南部諸華南縣市和香港遭到日本佔據期間，對於既將都城遷徙至重慶以從事艱辛抗戰的我國，自然是大受衝擊，原本尚可經由暗中運補而仰自南翼的援線，已遭完全截斷而必須另尋突破封鎖的管道。

正因曾遭逢過被日軍鐵蹄踐踏之苦楚並經歷過被日本軍閥佔領統治的慘痛際遇，以致香港民眾對於日本迄今仍然難有好感，即便是事隔已逾70年，但是若面臨日本「極右派」分子扛舉軍國主義的標竿以撩撥尋釁，便會奮勇挺身的批判撻伐。這也是在近數年間因為日本頑惡人士所鼓動，以及日本政府縱容默許、非善意西方強權國家隱於幕後撐腰，而湧生的「釣魚台」主權風波中，屢有香港團體和民眾持續以具體宏壯的行動，向日本表達嚴正抗議的關鍵原因。

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政權，重返香港，戰艦被部分撈起而重見天日

佔領香港達44個月的日軍，於宣告敗降並撤出香港後，英國旋又以香港主權國的身分重返執政，由於英國政府過去在當建確有良善的建樹，且在1941年12月降日之前亦曾和日寇戰鬥18日，俟支援斷絕方才忍痛簽下降書，因此即使是聲威已大不如前，但並未遭到民眾的厭惡或「看衰」，但在其他的殖民地如馬來半島一帶卻已不受歡迎，乃有普遍展開的獨立建國運動。而殖民於越南的法蘭西政權更因怯戰敗

逃，並和日軍達成非利於同盟國家和越南百姓之協議以求減少損失，這種「臨利爭先」卻又「臨難苟免」的心態，實在叫人一眼看扁。因此，在戰後欲重返越南殖民掌權，即遭各方唾棄，繼而萌興驅逐法蘭西政權的運動。

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海軍的泊艦區和基地原係位於「金鐘」，戰後政府於金鐘地方進行重劃改造，海軍基地遂易遷至鄰近偏北的地點，為紀念在香港防衛戰中被悲壯自沈的主力象徵艦--「添馬艦」，政府遂將新設海軍基地所在的地方命名為添馬艦，此一以軍艦名以命稱地方的作為，除香港較為常有之以外⁹，在舉世各地尚屬少見。1979年3月，香港政府後來在添馬艦地方興建「威爾斯親王大廈」，並旋將駐港的英國三軍司令部遷址於大廈內。

然而，重返香港執政52年的不列顛王國，在上(20)世紀80年代歷經與中共舉行連串的談判後，終於決定在1997年結束對香港的統治，此一劃時代的轉變終結了香港割讓予英國的歷史階段；香港政府並在經過多年的覓地和擘劃，決定在添馬艦地方改建政府大廈(民眾常簡稱該座香港特區政府大廈為「政總」)，使得添馬艦地方自2011年起，成為香港政府中樞部門和立法會的所在地，誠屬往昔所難料及之事。再者，同樣位於添馬艦地方內之威爾斯親王大廈，則隨著香港駐軍的更迭，在英國交出香港主權後，成了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駐港總部之所在地。



塑建於香港添馬艦公園(前海軍指揮部所在地)內，一座以特區代表花卉——洋紫荊為造型的紅色塑像。
(載自香港旅遊發展局網站)

至於曾在1941年12月的香港對日防衛戰中，被壯烈炸毀沈海的添馬艦，則又有如何的處遇呢？1950年代，香港政府在擴建維多利亞港的同時，亦展開打撈添馬艦殘軀的計畫，被撈起的木板殘骸經過鉋整後部分用作建造「聖約翰座堂」的大門以永誌留念¹⁰，鐵錨則先被安放至位於添馬艦地方的海軍基地正門，後來隨著海軍基地於1990年之遷移昂船洲，而又被移置到新建的海軍基地去。但是在於1997年，該座極具歷史意義的添馬艦鐵錨，再度被移置至鄰

近鯉魚門渡口、炮台舊址，坐落於筲箕灣避風塘水道入口旁的「香港海事博物館」前之空地處，供人緬懷憑弔。

現今，在添馬艦地方被特地保存的大型廣場，則曾多次用以舉辦大規模的活動，部分活動還曾因趕赴參加的群眾，人數極多而創下世界紀錄。其中，最受矚目的活動之一，乃是1997年6月30日，在英國行將撤出香港前，英方在添馬艦露天場址所舉行的隆重告別儀式（香港主權交接儀式則是同日午夜，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新翼大禮堂舉行），應邀出席儀典的貴賓計有王儲查爾斯王子、首相布萊爾、前首相奈契爾夫人、外相羅伯特，以及再過幾個小時後便將屆滿任期的香港總督彭定康…等人。然而在儀式進行當中卻下起了滂沱大雨，眾皆淋雨卻別有深刻感受，得在香港主權進行交接的當日，添註一筆令人難忘的狼狽趣事。

伍、結語

昔之英屬運兵船「添馬艦」所泊駐的香港金鐘、添馬艦地方和鄰近海邊岸帶，曾經是揚譽大英帝國雄威的海軍基地所在地，曾經是黯然炸沈艦體的悲悽戰場，也曾經是因填平船塢

成而形成的新陸地。在這兒，建造起軍用的威爾斯親王大廈，建造起商用的中信大廈，也建造起特區政府的總部大廈；物換星移，世事多變，為這片以軍艦為名的瀕海帶狀區為數百萬計的香港民眾¹¹，帶來了諸多榮耀，帶來了諸多感傷，也帶來了永無止盡的期待。

世人亦皆期盼在歷經「戰爭與和平」的動盪與建設下，香港民眾和所屬政府均能在安定平穩的環境中，奮力向上發展，創造甜美好的建設成果，同享自由開放的民主福祉。🇭🇰

- 1 不列顛王國艦艇皆會於船名之前加上“HMS”之銜，HMS為“His/Her Majesty's Ship”之縮寫，意為英國皇家海軍艦艇。
- 2 1979年3月時，由於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即威爾斯親王親臨舉行揭幕儀式而命稱該座呈漏斗造型、或金雞獨立造型的大廈。
- 3 在簽訂南京條約之前，於1689年的康熙皇帝在位時期由全權受命大臣—索額圖，與俄羅斯代表所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則因清、俄兩方在之前的數度交戰中勢均力敵，故史家認為對我國而言並非不平等條約，另有學者則認為尼布楚條約乃是清朝稍做讓步的平等條約。
- 4 香港時間較夏威夷時間早了18小時，因此當夏威夷時間12月7日清晨，珍珠港正被日本海軍聯合艦隊航空部隊派出的軍機，炸得宛如人間煉獄之當下，香港乃是當地時間12月8日凌晨，居民們好夢方酣的凌晨時段。
- 5 1941年12月9~10日，銜命以「威爾斯親王號」為旗艦而巡行殲敵的英方艦隊，並未在遼闊的南海上發現到日本艦隊，卻在未有任何空中掩護之局勢下，於返航時反被占駐於越南西貢的日本海軍航空部隊麾下戰機擊沈，使得大英帝國的不列顛東亞遠征艦隊，宛如是「紙老虎」一般的倏然瓦解。
- 6 明治維新後，訓練和裝備皆已現代化的日軍，在迎敵作戰方面雖然崇尚光明正大的武士道，卻又取法「忍者」偷盜暗襲的作為，還歌頌為「武智」。當其並無獲勝的把握時，常會採取偷襲行徑以求先勝並壯揚士氣，早在偷襲珍珠港前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日軍皆曾運用此種不宣而戰的技法，俟其聲勢已浩大則直接交戰。
- 7 香港總督宣布降日之前的片刻，出身我國海軍將領的駐港代表--陳策事先獲得情報，決定率數十名中、英官兵及情報人員乘魚雷艇自香港突圍，途中曾被日軍發現射擊，但終告脫離已陷於日軍手中的香港，經廣東惠州抵達我國控制地區，英籍官兵後經雲南、緬甸和印度返抵英倫。事後，陳策將軍除了榮獲我國授予「一等干城勳章」外，英皇喬治六世亦授予其「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乃我國官員於撤離香港前一段英勇感人的事蹟。
- 8 磯谷廉介之前曾任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參謀長，為日本軍閥派在我國東北佔領區(當時為時滿州傀儡國)內的狡惡虎狼；在其佔管香港期間，惡政頗多。1946年，被解送南京軍事法庭審判，處以無期徒刑並移送東京郊區的巢鴨監獄服刑，但是後來卻提早獲釋，1967年卒於日本。
- 9 另如淺水灣的英文名為Repulse Bay，即「擊退灣」，乃因英國皇家海軍軍艦“HMS Repulse”號曾經停泊當地而得名，其餘事例不再逐一列舉；在我中華民國，則有以軍艦之名以命名南海島礁的例示。
- 10 聖約翰座堂於1847年奠基，1849年落成及祝聖，乃香港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維多利亞時期哥德式建築物之一，亦為香港最古遠的西式教會建築物。座堂主要由3幢主樓構成，今之行政用樓舍乃是於1956年加建者。
- 11 依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於2012年2月21日的公佈，其於2011年辦理的人口普查資料，截至2011年6月底，香港人口為7,071,600人，其中6,859,400人為常住居民。